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魏文卷二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刁雍

雍字淑和，渤海饒安人，晉尚書協之曾孫。元興末，以避劉裕，奔姚興，爲太子中庶子。泰常中，姚泓滅，與司馬休之等奔魏，假建義將軍，又假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光侯。延和中，遷平南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侯。太延中，徵還。眞君中，授征南將軍、徐豫二州刺史，遷薄骨律鎮將。興光中，徵還，拜特進。太和八年卒，年九十五，贈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簡。案通典一百九十六有皇興中征南將軍刁雍請築長城表，與魏書高閭傳所載全同，彼在本傳，當不誤也，故此不復錄

爲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 太平眞君五年

臣蒙寵出鎮，奉辭西藩，總統諸軍，戶口殷廣。又總勒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屯，以爲儲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

時㠯夏中、不及東作、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前㠯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飢儉、略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難、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正㠯引河為用、觀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㠯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為之、高于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侵射、往往奔頹、渠溉通典作既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案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于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

東南斫斜斷到西北斫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魏書刁雍傳通典二

表請水運太平眞君七年

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牛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千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

船勝穀二千斛，一船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費田。魏書刁雍傳，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九，通典十

表請河西造城 太平眞君九年

臣聞安不忘危，先聖之政也。況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于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魏書刁雍傳

興禮樂表 和平六年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禮樂爲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以

脩內和氣中釋恭敬溫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易俗移風莫善于樂且于一民一俗尚須崇而用之況統御八方陶鈞六合哉故帝堯脩五禮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是軌于云岱揚鴻化于介丘令木石草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神莫近于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祀天祭地禮行于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歟唯聖人知禮樂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遲仲尼傷禮樂之崩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中逮乎秦皇蕩棄道術灰滅典籍坑燼儒士盲天下之目絕象魏之章簫韶來儀不可復矣爰暨大漢之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于孝章每以三代損

益優劣殊軌歟其薄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臻親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諸儀以爲漢禮終于休廢寢而不行及魏晉之日脩而不備伏惟陛下無爲以恭己使賢以御世方鳴和鸞以陟岱宗陪羣后以昇中岳而三禮闕于唐辰象舞替于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典也柴望之禮帝王盛事臣今以爲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絕清頌之饗良由禮樂不興王政有缺致也臣聞樂由禮所以象德禮由樂所以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竝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昧儒先管窺不遠謂宜脩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　魏書刁雍傳

行孝論

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至秦以後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于末世至遂倸褁尸倮而葬者雖而爲論竝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今所存者棺槨厚

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非用網緣、斂以時服、轜車止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幷明器雜物、魏書刁沖傳 北史二十六

皮豹子

豹子、漁陽人、泰常中、爲中散、稍遷內侍左右、太武時、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拜選部尚書、出爲持節侍中都督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鎭長安、加征西將軍、後坐罪、徙統萬、眞君中、復爵、拜仇池鎭將、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文成時、徵爲尚書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卒、贈淮陽王、諡曰襄、

乞遣高平兵赴仇池表

義隆增兵運糧、剋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鎭之衆、從戎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朞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旣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姦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爲脣齒、計文德去

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尠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承信其語回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望連秦隴進圍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糧路關鎭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彊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鎭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二千齎糧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 闕 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糧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糧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若高平騎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軍祁山臣隨迎致魏書皮豹子傳

毛修之

修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晉隆安初爲殷仲堪寧遠參軍歷桓玄後軍太尉相國參軍玄篡位以爲屯騎校尉安帝反正除驍騎將軍歷劉裕鎭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遷右將軍進龍驤將軍歷輔國將軍加宣城內史領劉毅後軍司馬衛將軍司馬南陽太守入爲黃門侍郎復爲右衛將軍冠軍將軍河南河內二郡太守代王鎭惡爲安西司馬義熙十四年爲赫連勃勃所擒勃勃死與赫連昌俱爲太武所擒神䴥中拜吳兵將軍領步兵校尉遷散騎常侍前將軍光祿大夫進太官尚書封南郡公遷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太延二年爲大都大官卒年七十二謚曰恭

上表請伐蜀 晉義熙三年

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淪于泉壤借命于朝露者以日月貞照有兼映之輝庶憑天威誅

夷繼逆，自提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誠由經路有暨，亦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候廟略，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會。屢懲臣雖效死寇庭，而理絕救援，是以束骸載馳，訴冤象魏。昔宋害申舟，楚莊有遺履之憤，況忘家殉國，躬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伍員不虧君義，而申包不忘國難，俟會伺隙，因時乃發。今臣庸諭在昔，未蒙宵進之旗，是以仰宸極以希照，眷西土以灑淚也。公私懷恥，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比肩人伍。求情既所不容，即實又非所繼，但以方仗威靈，要須綜攝，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臣之于闕，理無虛請，自臣涉道，情慮荒越，疹毒交纏，常慮性命隕越，要當躬先士卒，身馳賊庭，手斬凶醜，以攄莫大之憤。然後就死之日，即化如歸，闔門靈爽，豈不謝先帝于玄宮。宋書毛修之傳。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修之下都上表。案修之父瑾為譙縱所殺，故表請伐蜀。

宜勒庫莫提

莫提爲鎭東將軍封武昌王（按魏書未見太武紀眞君八年有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疑即莫提又穆崇傳有宗人醜善子莫提爲中山太守除鎭南將軍并州刺史假陽陵侯卒乃道武時人官爵亦不合非即此）

移書梁益二州（太平眞君三年）

我太魏之興德配二儀與造化並立夏殷已前功業尙矣周秦已來赫赫堂堂垂耀先代逮我烈祖重之聖明應運龍飛廓清燕趙聖朝承王業之資奮神武之略遠定三秦西及葱嶺東平遼碣海隅服從北暨鍾山萬國納貢威風所扇想彼朝野備聞威德往者劉石苻姚遞據三郡司馬琅邪保守揚越綿綿連連綿歷年紀數窮運改宋氏受終仍晉之舊遠通聘享故我朝廷解甲息心東南之略是爲不欲違先故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苞藏禍心屢爲邊寇去庚午年密結赫連侵我牢洛致師徒喪敗舉軍囚俘我朝廷仁弘不窮人之非不遂人之過與彼交和前好無改昔南秦王楊

玄識達天運千大化未及之前度越赫連遠歸忠款玄既卽世弟
難當忠節愈固上請納女連婚宸極任土貢珍自比內郡漢南白
雉登俎御羞朝廷嘉之授以專征之任不圖彼朝計邊場之小疵
不相關移竊興師旅亡我賓屬難當將其妻子及其同義皆敗關
下聖朝憮然顧謂羣臣曰彼之違信背和與宋洛爲三一之爲甚
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磬聲之臣助難當
報復使持節侍中都督雍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建興公吐奚
愛弼率南秦王楊難當自祁山南出直衝建安命南秦自遣信臣
招集舊戶使持節侍中都督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淮陰公皮豹子員外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南益州刺史
建德公庫拔阿浴河引出斜谷陁白馬之險散騎常侍安南將軍
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後延出自駱谷直截漢水冠軍將軍南蠻校
尉荊州刺史建平公宗畏使持節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梁州

刺史順陽公劉賈德、平遠將軍永安侯若干內亦十出自子午東襲梁漢，使持節侍中都督荆梁南雍三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故晉譙王司馬文思、寧遠將軍荆州刺史襄陽公魯軌，南趣荆州，使持節都督洛豫州及河內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王道勒它大翰，爲其後繼，使持節侍中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領護西戎校尉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晉琅邪王司馬楚之南趣壽春，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東安公刁雝東趣廣陵，南至京口，使持節侍中都督青兗徐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故晉元顯子司馬天助，直趣濟南，十道並進，連營五千，步騎百萬，隱隱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潰，以此奮擊，何堅不摧，邵陵踐土，區區齊晉，尚能克勝強楚，以致一匡，況大魏以沙漠之突騎，兼咸夏之勁卒，哉若𠦜依軍就

臨將令南海北洮江湖南溢扁岸塹爲浦澤深谷積爲丘陵晉餘黎民將雲集霧聚仇池之師竄伏山谷之中何能自固彼之所謂肆忿于目前之小得己至于敗亡之大失也昔信陵君濟窮鳩之危義士歸之故我朝廷欲救難當投命之誠爲此舉動既而愛惜前好猶復沈吟多殺生生在之一亡十仁者之所不爲吾等別愛後自馳檄相讐書若擁兵還反復南秦之國則諸軍同罷好穆加初若拒我義言狠愎遂往敗國亡身必成噬臍之恨望所列上彼朝惠己報告宋書索虜傳虜鎭東將軍武昌王宜勒庫莫提移書梁益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屬而移書越詣徐州

若庫辰樹蘭

樹蘭爲盪南將軍豫州刺史封北井侯魏書未見官氏志無宜勒庫氏亦無若庫辰氏

移書豫州太平眞君九年

僕曰不德荷國榮寵受任邊州經理民物宣播政化應揚萬里雖盡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情上達也比者曰來邊民擾動

互有反逆無復爲害自取誅夷死亡之餘雉菟逃竄南人宋界聚合逆黨頻爲寇掠殺害良民略取資財大爲民患此之界局與彼通連兩民之居烟火相接來往不絕情僞繁興是以南姧北入北姧南叛以類推之日月彌甚姦宄之人數得侵盜之利雖加重法可不禁止僕常申令境局料其姧源而彼國牧守縱不禁御是以遂至滋蔓寇擾疆埸譬猶蚤蝨疥癬雖爲小疴令人終歲不安當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唯邊境民庶要約不明自古列國封疆有畔各自禁斷無復相侵如是可以保之長久垂之永世故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以後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過自非聘使行人無得南北邊境之民烟火相望雞狗之聲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歸彼亡此致則自我國家所望于仁者之邦也宋書索虜傳虜寇南將軍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

封敕文

敕文代人始光初爲中散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至天安五年卒

乞遣大軍助擊梁會表

安定逆賊帥路那羅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已那羅書射于城中那羅稱鳩集衆旅尅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千人來到會間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不並若欲須我先殺李洪我當自往梁會欲引致文德誘說李洪來入東城即斬洪首送與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已今月二十四日來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僞領兵聚衆在仇池境中沮動民人規竊城鎮且梁會反逆已來南句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氐羌盡相脣齒爲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衆已集迎來

不遠臣備邊鎮與賊相持賊在東城隔牆而已但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計度文德尅來助會若文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盛用功益難今文德未到麥復未熟事宜速擊于時爲便伏願天鑒特遣大軍助臣誅翦（魏書封敕文傳敕文表未及報梁會遣涎救文縱騎蹴之死者大半）

陳建

建代人太武時擢爲三郎遷下大夫文成時賜爵阜城侯加冠軍將軍出爲幽州刺史孝文即位徵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魏郡公遷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

密表請南征

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贊初興勤過罰漢誓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占凡近識無遠達階藉先寵遂荷今任彼己之譏播于羣口俯感生成俯自策厲顧省駑鈍終于無益然欲冰驚寐實懷慙負至于願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

末封豕橫噬馬叡南據奄有荊楚及桓劉跋扈禍難相繼世宗隔望秩之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髫齔龍飛道光率土干戚暫舞淮海從風車書既同華裔將一昊天不弔奄背萬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昶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歷運釁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聲于四海退可以通德信于遐裔宜乘之會遲鍾今日如合聖聽乞速施行脫忤天心願存臣表徐觀從驗賞罰隨焉（魏書陳建傳高祖初建與侍中尚書曾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比部尚書平原王陸叡密表）

陸麗

麗代人太武帝時賜爵章安子遷南部尚書文成即位以迎立功封平原王加撫軍將軍遷侍中撫軍大將軍進司徒領太子

太傅獻文卽位乙渾擅權見害謚曰簡王

讓封平原王啟

臣父歷奉先朝忠勤著稱今年至西夕未登王爵臣幼荷寵榮于分已過愚款之情未申犬馬之效未展願裁過恩聽遂所請魏書陸俟傳附傳

陸叡

叡字思弼麗次子獻文時襲爵平原王撫軍大將軍孝文時歷北部長轉尚書加散騎常侍遷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例降封鉅鹿郡公諱爲鎮北大將軍除尚書令衛將軍已母憂解令起爲征北將軍除恆州刺史行尚書令進號征北大將軍徙定州刺史與穆泰等構逆賜死獄中

請班師表

臣聞先天有弗違之天後天有順時之規今蕭鸞盜有名目竊據

江左惡盈罪稔天人棄之取亂攻昧誠在茲日思以長江浩蕩彼之互防可以德招難以力屈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鼎遷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寮居比事等行路況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徭並興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懈寇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敝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往冬之舉政欲曜武江漢示威衡湘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囊旌卷旆為持久之方崇成帝居深重本之固聖懷無內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脩禮華區諷風洛涘然簡英略之將任猛毅之雄南取荊沔據其要府則梁秦以西觀機自服撫附振威回麾東指則義陽以左馳聲可制然後布仁化以綏近播恩施以懷遠凡在有情孰不思奮還道慕德之人敦其餘力乘流而下勢勝萬倍撮爾閩甌敢不稽顙豈必茲年競斯寸尺糜爛顛存近救納降而旋不紓鑾輿久臨炎

見魏書陸俟附傳太和十九年敘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尉元

元字苟仁，代人。神䴥中爲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遷駕部給事中，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遷北部尙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安初以鬬徐州功，拜鎭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延興初，假淮陽王。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出爲鎭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鎭都將，進爵淮陽王。徵爲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大都將，入爲侍中、都曹尙書，遷尙書令，進司徒，例降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致仕，尋爲三老。太和十七年八月卒，年八十一，謚曰景桓。

求運粟濟彭城表

彭城倉廩虛罄，人有飢色，求運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

九百艘。沿淸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魏書尉元傳

復表

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彊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覦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魏書尉元傳

宜釋青冀先定東南表

臣受命出疆。再羅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屬當偏任。苟事宜宣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人。元居賊界。心尙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到鎭。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卽以其日。密遣覘候。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沓千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

也毀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即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鎭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鎭可不攻而剋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已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絶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民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寮佐共議咸謂可然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之罪惟天鑒照臣愚款魏書尉元傳

換兵戍彭城表

臣以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海內既平仍忝徐岳素餐尸祿積有年餘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為先且臣初鎮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兗唯以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計彼戎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于負罪便介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斯戮又圌成子都將胡人王敕懃負釁南叛每懼姧圖狡誘同黨闕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于事為宜魏書尉元傳

表言戰士見白頭翁

臣于彭城遣別將以八月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有戰士于營外五里芻牧見一白頭翁乘白馬將軍呼之語稱至十八日辰必來

到此語汝將軍領衆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宿豫淮陽皆勉無疑我當與汝國家淮畔爲斷下邳城我當驅出不勞兵力後十日此人復于彭城南戲馬臺東二里見白頭翁亦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謂曰我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淮北助汝二將蕩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因忽然不見魏書靈徵志下皇興三年六月劉元表語元于老人前後見所爲壇表記之

源賀

賀本名破羌西平樂都人河西王禿髮傉檀子太武時國滅來奔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賜姓源氏進平西將軍遷征西將軍進號西平公拜散騎常侍賜名賀文成即位轉征北將軍加給事中以定策功進爵西平王出爲征南將軍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獻文時徵拜太尉出屯漠南孝文初致仕太和三年卒年七十三謚曰宣

對詔問攻戰之計

姑臧城外有四部鮮卑各爲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軍前宣國威信示其禍福必相率歸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魏書源賀傳世祖征涼州以賀爲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

上書請案律斷獄

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謀所不及臣愚以爲可原其命沒入縣官（魏書源賀傳是時斷獄多濫賀上書又北史二十八）

上書請入死者恕死徙邊

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全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勍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

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無以仰答將違闕廷豫增係戀敢上瞽言唯加裁察魏書源賀傳又略見刑罰志

上言禦邊長計

請募諸州鎭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爲三部二鎭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彊弩十二牀武衞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衞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鎭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又于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鎭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于宜爲便不可歲常舉衆連動京師令朝廷恆有北顧之憂也魏書源賀傳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師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事寢不報

遺令勑諸子

吾頃已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于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誠勤以事君淸約以行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 魏書源賀傳

源懷

懷本名思禮後賜名賀次子文成末爲侍御中散孝文時以父辭老受父爵拜征南將軍尋屯漠南還除殿中尚書出爲長安鎭將雍州刺史復爲殿中尚書加侍中參都曹事還尚書令例降爲公除司州刺史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軍事除征北大將軍夏州刺史轉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宣武時徵爲尚書右僕射加特進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授馮翊郡開國公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遷驃騎大將軍都督平氏諸軍

事正始三年六月卒贈司徒冀州刺史謚曰惠公

求追論勳封表 景明二年

昔世祖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弑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定臣亡父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表迎高宗纂徽寶命麗召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勳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于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于武川被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于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叡狀私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叡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勳時敕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時蒙敕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爾不白竊惟先臣遠則援立

高宗實曆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有歸如斯之勳超世之事麗邑父功而後河山之賞臣有家勳不霑茅社之賜得否相懸請垂裁處魏書源賀附傳

請邑諸鎮水田給民并減吏佐表

景明已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菑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祿一周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嗟僉曰煩猥邊隅事尠實少畿服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魏書源賀附傳

增置伍代城戍表北如初

蟷螂不識自古而爾遊魂鳥集水草爲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

代蠕蠕遂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胡人頗遁中國君彼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天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烏宿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如城郭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于平城威震天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蕃北因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事蕩盡遣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遏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衆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厲游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書源賀附傳）

奏免逃吏

謹按條例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旋返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衆祿潤既優尚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執謂宜免之魏書源賀附傳景明二年徵源懷爲左僕射時有詔奸吏犯罪逃遁雖赦不釋源乃奏

重奏

臣以法貫經通治尚備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行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人之達政救世之恆規伏尋條制勳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抑絶奸途匪爲通式謹案事條侵官欺法事擬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已下獨乖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輕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擁逃遁古典退罪今獨輒率愚見以爲宜停魏書源賀附傳懷書

奏門下口成式既頒敕奏不許源垂奏世宗納之

奏請乘釁伐齊

南賊游魂江揚職爲亂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賢臣重將屢有才遺崇信姦回昵比閹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蕭寶融僭號于荊郢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襲上流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竝鼎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竝羅災禍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啟之期吞并之會乘厥蕭牆之釁藉其分崩之隙東據歷陽兼指瓜步緣江鎮戍達于荊郢然後奮雷霆之威布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不刃自來吳會之鄉指期可舉昔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賢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則勍敵也若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諳汎江湘無波君臣效職藉水凝舟倏忽而至壽春容不自保江南將

若之何。今實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維援之兆。清蕩江區。實在今日。臣受恩既重。不敢不言。魏書源賀附傳。景明二年源懷除車騎大將軍謹奏

源子雍

子雍字靈和。懷第五子。初為祕書郎太子舍人涼州中正。孝明即位。轉奉車都尉。遷司徒屬。轉太中大夫司徒司馬。除恆農太守。遷夏州刺史。除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兼行臺尚書。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封樂平縣開國公。還洛。假征北將軍。改封陽平縣開國公。進號鎮東將軍。除冀州刺史。討葛榮敗死。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永安中。重贈司空。諡曰莊穆。

密遣人齎書與城中文武

大軍在近。努力固守。必合諸人福流苗裔。魏書源賀附傳。子雍為夏州刺史。被圍。自向東夏。遂擒為胡帥曹阿各拔所邀見執。乃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文武

討葛榮上書

賊中甚飢，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彼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數旬，可坐制凶醜。魏書源賀附傳子雍討葛榮已冀州不守上書

源子恭

子恭字靈順，懷第六子。初辟司空參軍，歷司徒祭酒、尚書北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正光初爲行臺左丞，轉起部郎，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又領治書侍御史，持節爲河間王琛軍司，行秦州事，拜河內太守，加後將軍，假平北將軍，兼尚書行臺，除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武泰初加鎮南將軍。元顥入洛，以爲車騎將軍。孝莊還洛，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拜右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封臨潁縣開國公，遷侍中，兼尚書僕射、大行臺大都督，遷衛將軍。前廢帝初除驃騎將軍

左光祿大夫假車騎大將軍荊州刺史封臨汝縣開國子永熙中入爲吏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天平中除中書監拜魏尹又爲齊獻武王軍司元象元年卒興和中贈司空謚曰文獻

奏訪梁亡人許周

徐州表投化人許國幷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云己蕭衍黃門侍郎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宦屢曾辭讓貽彼赫怒遂被出爲齊康郡因爾歸國願畢志嵩嶺比加采訪略無證明尋其表狀又復其落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況辭祿漢帝因成其美斯實古先哲王必有不臣之人者也蕭衍雖復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于處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祿而苟不聽之哉推察情理此則孟浪假蕭衍皆狂不存雅道逼士出郡未爲死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土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榮宦志願嵩嶺者初屆之日即應杖策嵩山負帙洛水而乃廣尋知己

循造執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宦之志安在昔梁鴻去鄉終傭吳會逢萌浮海遠客遼東並全志養性逍遙而已攷之事實何其懸哉又其履歷淸華名位高達計其家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何其孤迥設使當時忽遽不得攜將及其來後家貲產業應見籍斂尊卑口累亦當從法而周兄弟怡然嘗無憂慼若無種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應是詐故遣非周投化推究二三真僞難辨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必令獲實不盈數旬玉石可覩 魏書源賀附傳蕭衍亡人許周自稱爲衍給事黄門侍郎朝士翕然成共信待子恭奏

上書請成辟雍明堂

臣聞辟臺望氣軌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于造化推尊之美事絕于生民至如郊天饗帝蓋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是以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以慈爲大乃皇王之休業有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

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維于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于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于是恢構、案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修廢典、建明堂、立學校、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趾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奏、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即加葺繕、侍中領軍臣又物動作官、宣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茫、淹積年載、結架崇構、指就無兆、仍令肆胄之禮、掩抑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厦止于尺土、爲山頓于一簣、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輟創禮之重、資不急之

資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大作稍已粗舉並可徹滅專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富魏書源賀附傳正光元年子恭轉起部郎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籌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七終

全後魏文卷二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高允

允字伯恭渤海人少爲沙門名法淨尋還俗神䴥中爲杜超征南從事中郎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領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復參樂平王丕驃騎軍事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領著作郎爲秦王翰傅復召經授皇太子文成即位拜中書令轉太常卿領祕書監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獻文時兼太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孝文即位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授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徵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遷尚書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太和十一年卒年九十八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有集二十一卷案高允傳云自高宗迄于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

代都賦 案高允傳允轉太常卿上代都賦因以諷諫亦二京之流也文今佚

鹿苑賦

啟重基于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灑靈液以滂沱、扇仁風以遐被、踵姬文而築苑、包山澤以開制、植群物以充務、錮四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纘統、誕天縱之明叡、追鹿埜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振幽宗于已永、曠千載而可寄、于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庶眞容之髣髴、燿金暉之煥炳、即靈崖以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絚飛梁于浮柱、列荷華于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淸永、若祇洹之瞪對、孰道場之塗迥、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實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澄淸氣于高軒、佇流芳于王室、茂花樹以芬敷、涌澧泉之洋溢、祈龍宮以降雨、侔膏液于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眞之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宴、會衆善以並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

隱而彌彰名欲毀而逾顯伊望輿之所志每遊心于華而樂在茲之間敞作離宮曰榮築園爽塏曰崇居枕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曰肆目玩藻林曰遊思絕塵驚犬之馳逐眷耆年曰庥德縱生生曰延祺慧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自伐尚詠賢曰問道詢芻蕘曰補闕盡敬恭于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奏請戒曰畢日兼六時而宵見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資聖王之遺圖豈循常曰明教裔緇雲之上昇黃頂生之高蹈思離塵曰適俗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曰正位受太上之尊號既存無而御有亦執靜曰鎮躁俛天規于今日尋先哲之遺誥悟一乾之靈蔭希明離之並照下盜濟于兆民上剋光于七廟一萬國曰從風總羣生而爲導正南面曰無爲永措心于沖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開遘長夜之始曙願衰年曰懷傷惟負忝曰危懼敢布心曰陳誠效鄙言曰自著釋藏第七廣宏明集二十九上

上天文災異八篇表

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得失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為鑒誡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冀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叡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為八篇魏書高允傳

承詔議興學校表

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爲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于周詩泮宮顯于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無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遵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敘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維新文教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敕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于明時郁郁之音流聞于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

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　魏書高允傳

諫皇太子營立田園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于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

誠曰之人僞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産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魏書高允傳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允諫不納）

諫文成帝起宮室

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以多矣推之于古驗之于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魏書高允傳郭善明傾巧高宗大起宮室允諫納之又見北史三十一）

諫文成帝不釐改風俗通典題作獻書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于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脩德布政先于寡妻及于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

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亙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于亡者古之人奚獨不然今上爲之而不救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通典作祭尸久廢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污辱視聽朝廷積習

以爲美，而貴風俗之淸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魏書高允傳，又北史三十一，又略見通典四十八。

答宗欽書

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爲日久矣。王途一啟，得敍其懷，欣于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爲心，每能存顧，贅之以德音，執翫反覆，銘于心抱。吾少之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替勝，何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貺，宜應有荅。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詶，所以留連日月，以至于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魏書宗欽傳

筮論

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

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于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于本而從其末咎毁之至不亦宜乎魏書樂平王丕傳

名字論魏書高允傳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論名字貴賤著論紛紛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文今佚

塞上公亭詩序

延和三年余赴京師發石門北行失道路循寓代之快馬亭其俗云古塞上翁所遺之邑也公曰有良馬因以命之此其所遺也負長城而面南山泉潭帶其側湧波灑其前停驂策以流目抱遺風以依然仰德音于在昔遂握毫以寄言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李氏並其後也御覽百九十四

徵士頌并序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于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槩矣今著之于左

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甯燕崇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眞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鑒、
中書郎武恆子河間邢潁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門李熙士元、
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祕書郎雁門王道雅、

祕書郎雁門閔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辨、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為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䴥以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于是偃兵息甲，脩立文學，登延儁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

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耆闍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纁，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俯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于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慼。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敘于懷，齊衿于垂沒之年，寫情于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事切于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

詞曰：

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蕩遊氛，克殲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一。偃武櫜兵，唯文是恤。帝乃

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拔卒異人，並出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游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偕憑影附。劉以和親，茂祖黨單，夙罹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茍進，任理棲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僶。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贊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上衛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冥茲淑量，存彼大方，揖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超哉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傅，乖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條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淸

剗蕪草古式綱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揆納衆以仁訓下以孝
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遁則英賢倪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
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施斵功不獲展劉許服忠竭力致躬出能
騁諷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
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皋
翰飛紫冥頻在省閣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術嶽彥翳思
參文雅率性任眞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下乃謝朱門歸迹
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儁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詩以
諷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
質倅和璧文炳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
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
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
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

誕性英偉擢穎閶闔聞名象魏騫翥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賁濟符標倜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倫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淑術正直道雅洽聞彌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于時情敏于事與今而同與古爲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戾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醉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屆彼南荼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邈士納麾尋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襟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僉乖静言思之中心九摧撫毫頌德潸衡增哀魏書高允傳

北伐頌

皇穹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稟政在蕃往因時(闕)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獗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殲殄厥旅積骸填谷流血成川元兇狐奔假息窮墅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野獲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魏書高允傳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其詞曰

諸侯箴 北史十六東平王翰傳文佚

酒訓

臣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臣以朽邁遭人倫所棄而

殊恩過隆錄臣于將殁之年勖臣于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荅伏惟陛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羣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爲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況于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采伏願聖慈體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

自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酾酒在下所以崇本重源降于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于亂故能禮章而敬不嚴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于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貪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性情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于政也爲下者慢于令也聰達之士荒于聽也柔順之倫興于諍也

久而不悛致于病也豈止于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于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大年亂志夭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長酣以爲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敦洽于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于皇情誥訓行于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從善履正存

貞、節酒㠯爲度、順德㠯爲經、悟昏儉之美、疾奢敬愼之弼、崇道孝道㠯致養、顧父母而揚名、踏閔曾之前軌、遵仁風于後生、仰㠯答所授、俯㠯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魏書高允傳、太和二年、引就內改定皇誥、允上酒訓

祭岱宗文

維皇興二年、敢昭告于岱宗之靈、正趾坤元、作鎭東夏、齊二儀㠯永固、崇至德㠯配天、故能資元氣㠯造物、協陰陽而時若、其崇嶺峭峙、川谷幽深、神怪譎詭、倏忽百靈、吐納風雲、育成萬品、擁生之所歸焉、蘋蘩之所萃焉、是㠯歷代帝王之崇封禪、銘功㠯告其成、七十二君、成在茲焉、自非功侔造化、應同自然、孰能若此者哉、自我國家肅恭禋祀、懷柔百神、邦域之內、罔不咸秩、往㠯天路未夷、雖望祭有在、今大化旣同、奄有淮岱、山謹薦于嶽宗之靈、尙饗、初學記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八終

全後魏文卷二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高祐

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允從祖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孝文改之。初爲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文成末，賜爵建康子。孝文初，拜祕書令，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出爲持節輔國將軍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鎭滑臺，轉宋王劉昶傅，拜光祿大夫，徵爲宗正卿，以久不赴任免，還復光祿。太和二十三年卒，謚曰靈。

奏請修國史

臣等聞典謨興，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

全史體、述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敘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實前史之可言者也至于後漢魏晉咸以放焉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北史作始祖以後、至于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疏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濬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于往時、洪功茂德、事萃于曩世、會稽佇玉牒之章、岱宗想后記之列、而祕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籙、聖后之勳、業顯于皇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魏書高祐傳又北史卅一

上疏論選舉

今之選舉不採職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宜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 魏書高祐傳 通典十六

高乾

乾字乾邕祐從子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領直轉太尉士曹司徒中兵遷員外散騎常侍孝莊即位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解官歸尋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河北大使中興建拜侍中司空孝武即位解侍中封長樂郡公以忤高歡賜死天平初贈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

致裴誕之書

相屈爲戸曹參軍、北齊書裴諏之傳司空高乾致書

高昂

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建義初、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永安末、爲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平北將軍、後廢帝卽位、除冀州刺史、太昌初、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永熙末、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轉司徒西南道大都督、歷軍司大都督、元象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西魏戰于芒山、敗死、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師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齊皇建初、追封永昌王、

祭河伯

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醉、北史三十一

李騊

騊、爵里未詳、

大乘賦

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小乘，言法駕之遲馳，如舟車之致遠也。夫合抱興于毫末，九層作于累土，從淺以高大。理妙在于不有，迹粗由乎不無。舉有以希無，則無無以明；忘無以統有，則有有以通。無無以暢，則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則乘斯大矣。夫總福佑之會者，莫尚于法身；宣一切之知者，莫貴乎如來。故神稟靈照，以觀三達之樞；思周深妙，以入四持之門。知色之空，任而不取；起滅無崖，終始無際。形寄于宇宙之中，而心包乎一象之外；目察于芥子之細，而識鑒乎須彌之大。美哉淵乎，其源固不量也。嗟歎不足，遂作賦曰：

建大乘之靈鷲兮，震法鼓之雷音。除行蓋之欲疑兮，餐微妙以悅心。滿覺意之如海兮，演般若之淵深。平八道之坦蕩兮，游總持之苑林。定禪思于三昧兮，滅色想于五陰。執抵羅之引弓兮，操如意

之喻琴、破罘綱之將裂兮、勦貪垢而絕淫、危泡沫之暫結兮、焉巧風之足欽、或明行而善逝兮、積功勳目迄今、收薩云之空義兮、運十萬而靡擒、開止觀之光燄兮、消邪見之沈吟、閉必固之垣牆兮、同影響之難尋、廣弘明集二十九上案釋道宣編此賦于魏高允鹿苑賦之後題爲魏李顒撿魏書北史未見其人東晉李顒字長林有賦論誄等文八篇在全晉文卷五十三疑此賦亦晉李顒所作今姑從廣弘明集錄于魏高允後

閔湛　郄標

湛、標太武時著作令史

上疏乞班崔浩所注經

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幷求敕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魏書高允傳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標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浩亦有著作之才

宗欽

欽字景若、金城人、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太武平涼

州賜爵臥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崔君十一年坐崔浩誅

與高允書

昔皇綱末振華裔殊風尤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遊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路塞端拱蓬宇慨歎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邇德音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榛薈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魏書宗欽傳

東宮侍臣箴

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敘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顯而能扶屈而能伸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銘途改步是以合問宣流英風遠布及于三季道喪純遷桀起瓊臺紂釀糟山周滅

妖妃羿喪呂田險詖蔽其耳目鄭衛陳于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胥殲焉茫茫禹跡畫爲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橫美虞疏綱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隋蛇銜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數攸臻儀刑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用能重離襲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蓮應玄籙夕惕朝乾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箴敢告在僕魏書宗欽傳

游雅

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太武時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遷太子少傅進爵爲侯加建義將軍出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徵爲祕書監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太華殿賦（魏書游雅傳：詔爲太華殿賦）

上皇太子疏請罪人徙邊

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疑承，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啟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謫徙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竝脩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于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徙善而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垂足備。（魏書刑罰志：真君五年，命恭宗總百揆，監國，少傅游雅上疏。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論高允

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喜慍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

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于纖微及于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淸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于都坐王公已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內崔亦漏之于形外鍾期止聽于伯牙夷吾見明于鮑叔良有已也 魏書高允傳又北史三十一

昭皇太后碑文 北史三十陳奇傳

游明根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太武時爲中書學生景穆太子監國已爲主書文成即位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假員外

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獻文即位出爲東青州刺史還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軍事瑕丘鎮將尋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孝文即位入爲給事中還儀曹長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尋正尚書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隨例降侯爲伯致仕太和二十三年卒贈光祿大夫謚曰靖

對詔議祫禘

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通典作共昭穆百官也）圓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于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犆礿于嘗于烝則祫（通典作則祫嘗祫烝）不于三時皆行禘祫之禮（魏書禮志上太和十三年詔議祫禘尚書游明根左丞郭祚中書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對又見通典五十）

對詔問夕月

攷案舊式推校衆議宜從朏月。魏書禮志一　太和十五年

游肇

肇字伯始明根子幼爲中書學生孝文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進太子中庶子出爲本州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宣武時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兼侍中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遷侍中孝明即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相州大中正出爲鎮東將軍相州刺史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正光元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文貞

諫赴援郁洲表

玄明之欵雖矜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懼壘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朐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待連兵六里雖剋尚不可

守，況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于賊，逾要去此，閼遠若呂閼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既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饑餓，死者亦復不少，何㠯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爾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魏書游明根附傳，游肇遷侍中，梁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㠯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世宗不納。

諫伐蜀

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㠯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眞偽難分，或有怨于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㬥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

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魏書游明根附傳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世宗又不納

奏請更議劉輝事

臣等謬參樞轄獻替是司門下出納謨明常則至于無良犯法職有司存劾罪結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姦狀罪止于刑並處極法準律未當出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實爲猛又輝雖逃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陳請乞付有司重更詳議魏書刑罰志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陽縣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陵主傷胎輝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容妃慧猛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處以流坐詔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尚書三公郎中執不下右僕射游肇奏言

李訢

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太武時入都爲中書學生除中書助教博士文成即位遷儀曹尚書領中祕書賜爵扶風公加安東將軍出爲安南將軍相州刺史獻文時以贓罪免復爲太倉

尙書、攝南部兼典選舉孝明卽位、遷司空、進爵范陽公、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太和元年坐罪誅、

上疏求立學校

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無以光贊聖化、是以昔之明主、建庠序于京畿、立學官于郡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爲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童幼覩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祕、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思闡帝猷、光宣于外、自到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文、于是不墜、魏書李訢傳、訢爲相州刺史上疏

殷紹

紹長樂人，仕太武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

上四序堪輿表

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游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況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血脈，商功大算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鋭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髣髴，穆等仁矜特垂憂閔，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

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其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等文傳授于臣山神禁嚴不得齎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悔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第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覩時俗堪輿八會逕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遊郗振中古大儒亦各撰注流行于世配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鈔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狼狽幾至不測停廢以來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齒頹餘齡且暮每懼殂殞塡仆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請付

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用、魏書殷紹傳、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輿表、其書遂大行于世

慕容白曜

白曜、前燕慕容皝之玄孫、太武時、爲中書吏、給事東宮、文成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父琚爵高都侯、遷北部尚書、獻文即位、遷尙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皇興初、加使持節都督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尋拜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四年十月、追究乙渾黨、誣已反叛、誅、

喻崔道固書

天棄劉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衆敬、深覩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

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即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説、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為高、不悛為美、則微子負嫌于時、紀季受譏于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于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閫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為援、何異于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以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自求多福、魏書慕容白曜傳

全後魏文卷二十九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九